

树 生 桥

朱文彬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树 生 桥

朱文彬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树生桥/朱文彬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 8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方阵丛书/陈永林, 雪弟, 吕啸天主编)

ISBN 978-7-5493-0369-4

I. ①树... II. ①朱...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465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508502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0369-4
定 价	24.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1-2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他们在崛起

(代序)

在全国乃至世界华文小小说领域,广东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在小小说理论研究上,广东是全国最重要的小小说理论批评阵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小小说刚刚兴盛时,刘海涛就出版了多本小小说理论著作。进入21世纪后,姚朝文、李利君、雪弟亦出版了小小说理论、批评专著。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刘海涛、李利君等人的努力,广东已成为领跑全国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强省之一。

其次,广东是整体创作实力强劲的几个省份之一。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韩英、申平、牧毫、林荣芝、朱耀华、邓石岭等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近几年来,在广东作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作品》的大力推动下,广东小小说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夏阳、许锋、彤子、陈凤群、阿社、肖建国、苏三皮、闫玲月、金帆、陈树茂等一批基础扎实、个性鲜明的作家正以狂风扫落叶般的力量在全国迅速崛起。

当然,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亦是这股力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员。

其实,把何百源放在这股力量里,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何百源199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就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作家。他目前已发表小小说数百篇,出版小小说集3部。其中小小说《活着

不能没有爱》、《爱情需要藉口》被编进英文版《中国小小说选集》。《活着不能没有爱》还被编进了美国《百年经典·精品小小说》。应该说,他是一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但考虑到他近几年又爆发出了活力,因此就权且归入到这股力量中吧。

吕啸天从1992年开始写作,已出版八部文学专著。有数十篇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转载。其中,《刀客王七》和《一根鱼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吕啸天热衷于从历史中发现写作素材,然后把它放在当下的视野和格局下,重新编织故事。这种历史与现实互为观照的创作方法值得重视。

海华原名崔国华,2006年底开始小小说写作,现已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和《百花园》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有数十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期刊转载。就海华发表的百余篇小小说来看,其创作素材比较多样化,既有市井百态的展示,亦有机关生活的描绘。但穿过这百余篇小小说的表层,我发现了海华创作的奥秘所在,这就是:显明或隐秘的机关叙事。在这里,“机关叙事”不单单是指作品内容上对机关生活的描绘,它还包括对机关秩序和机关伦理较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李济超从1983年开始不断有小小说见诸报刊,前些年《汕尾日报》副刊还开设过其个人小小说专栏,并出版过《李济超小小说选》和《尴尬世事》。李济超的小小说以幽默、讽刺见长。如他的《乖鱼》借由“由谁试吃乖鱼(河豚)”这一情节批判了一些基层官员溜须拍马和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并以别样的笔调,写出了一场乞丐的悲喜剧。

大海是一个创作自觉性很强的作家。他一直游离于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创作之间,此前发表东西较多,写作经验颇为成熟老到。故在小小说创作上,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多集中进行系列小小说的写作。2009年出版的《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是他的社会类小小说选集,这次将要出版的《求你揍我一顿吧》则是他的情感类小小说选集。其中的《鱼头茄子煲》以美食为链条,为我们串起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爱情故事。它警示世人,既要学会品尝美食,更要学会体味爱情,因

为这道美食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啊。大海的小小说构思精巧,主题深厚,给人颇多启示。

陈灿富以前是写传奇文学的,出版过《靓玉麟传奇》、《天地苍凉》等7部作品。近年来主攻小小说创作,尽管发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他的创作充满了力量。如《沼泽》以真实的沼泽地来隐喻人们的贫苦和生活中的不公,主题厚重,动人心弦;《一盆兰花》借物喻人,把不同人物身上的丑恶与高洁,真诚与伪饰映射得一清二楚。

吴小军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小小说创作,现已有数十篇作品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纸杂志发表。吴小军的小小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并由此展开构思和想象。其大多数作品主题开掘较深,叙述也极为流畅。相信在近两三年内会有大的进步。

朱文彬,原是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教育部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选刊》、《故事家·微型经典故事》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30多万字。朱文彬的小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于简短的故事中去表现由血泪构成的现实人生,往往令人震撼。

郑燕涛热爱书法、绘画、篆刻和写作,编辑过历史文化丛书《水城揭阳》、《金凤揭东》等。郑燕涛的小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写的,如《嫁给父亲》,多写的荡气回肠;一类是虚写的,如《抢劫》,多是荒诞幽默。倘若再加强一下语言的表现力,郑燕涛在写作上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他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全国迅速崛起。

愿他们有更大的收获。

是为序。

——雪弟,第四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广东小小说作家联谊会会长。

目 录

他们在崛起(代序)/雪弟	(1)
老少同欢	(1)
家长	(3)
打劫	(5)
车厢	(7)
错位	(9)
秩序	(11)
圈	(14)
H 先生事略	(16)
佳人有约	(18)
精短小说五题	(20)
新世说四题	(22)
带泪的喜剧三题	(24)
挨刀	(26)
酒徒	(27)
小广东与开封瓜农	(28)
昏暗的小屋	(29)
教授与八千元	(31)
钥匙	(32)
九爷	(33)
她的名字叫红	(36)
军	(39)

树生桥	(41)
午夜的爱丽斯	(43)
痴情的等待	(46)
紫荆路	(48)
味道	(50)
别打伞	(53)
回家	(55)
绿苗	(58)
清幽小路	(60)
碰撞	(61)
怪杰	(62)
热水瓶	(65)
红苹果	(66)
伞	(67)
请喝茶	(68)
返校	(70)
校园启事三则	(72)
垃圾或者臭虫	(74)
恐怖城·白光	(76)
单位所包含的哲理	(78)
都是“关系”惹的祸	(80)
诗人成名足迹	(82)
纯属偶然	(84)
庆功会	(86)
敬酒·罚酒	(88)
内线·外线	(91)
最后的情话	(94)
试用期	(96)
无形	(99)
窗帘	(102)
绝杀	(105)

肿块	(108)
刺激	(110)
非命	(112)
一票	(115)
赵小鱼	(116)
赵小毛	(118)
赵小谣	(120)
把根剪掉	(122)
520	(124)
五指之谜	(127)
十岁女童的天问	(130)
跳楼秀	(133)

老少同欢

“百年好合双飞燕，千里姻缘一线牵。”

“嗯……”

“柳暗花明春正半，珠联璧合影成双。”

“嗯……”

“一对新人开吉席，二分春色到华堂。”

“嗯……”

我急了，把李商隐也搬了出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嗯……”

朱先生仍是沉吟。这可把我这个乡文书给难倒了：居然拟不出一副让朱先生满意的对联来。

“文秀才，你别急，想想什么‘金玉满堂’之类的。”乡长循循诱导。

可我能不急嘛！朱先生返乡投资，就是我们乡的财神爷，乡里、县里都把朱先生当神明般奉着，半点怠慢不得。今天是朱先生乡间豪宅落成并娶亲的大喜日子，乡里所有领导，全村男女老幼都聚集齐了，喜宴也准备妥当，时间已是午后三点多，选定的良辰吉时就快到了，人人都等得饥肠辘辘，拿乡间俗话来说，是饿得“肚皮粘着背脊”了——就等我这个所谓的乡秀才拟出一副令朱先生满意的对联来！

可我已江郎才尽了。这位朱某人也真是，自己没什么文化，还偏要附庸风雅，这么一副对联也如此讲究，害得几百号人一起饿肚皮！不就是有钱嘛！想当初，你朱二还是穷得讨不到老婆才逃港的呢，这出去几十年转一圈回来，你朱二就成了香港阔佬了！七老八十的老家伙，偏要回乡来娶一个如花似玉鲜葱样的黄花闺女，向乡人示威哪你！

“哇——娘，我饿！”小娃子饿哭了，更让人生烦。

“饿坏我娃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恶牯仔过来，娘盛饭给你吃！”帮忙烧饭的恶牯他娘恼了。

我一听，不禁心头一动，有了！才不管你朱二先生三七二十一呢，我大笔一挥——

三七二十一 八九七十二

众人一看，乐了！新娘子今年二十一岁，新郎官七十二岁，不正好就是“三七二十一，八九七十二”嘛，绝了！

“横批呢？”朱老先生定定地望着我。

“老少同欢！”

“老少同欢，嗯，好！好才情！写上，马上给我贴起来！”

大红喜联一贴，全场一片欢声。

朱先生容光焕发，右手一挥——

“吉时已到，鸣炮！”

家 长

“回去叫你家长来！明天上午放学前如果见不到你家长，你以后就不用来上学了！”我急得口不择言地给捣蛋鬼谢小强下了最后通牒。

第二天上午临放学，一位中年男子进来办公室找我。我问：“您是谢小强的家长？”“是，是，是。”他非常客气地回答，看起来很有些拘束。

如果不是刚刚看过学生档案，我还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衣着随便、举止瑟缩的中年人就是谢小强的父亲——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款，东区豪华别墅的主人。

“谢先生，找您来是谈谢小强在校表现的。星期一，他抓来一条小蜥蜴放在一个女生的笔盒里，把人吓得半死；星期二，他偷偷在他座位前排的女生背后贴了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打我一拳吧，打我一拳我请你吃雪糕！’星期三，他在全班起立时偷偷拉开邻座一女生的椅子，让那女生摔成轻微脑震荡……”

“岂有此理！”谢先生勃然大怒，脸黑得像包公，“这坏小子，看我不揍他一顿才解恨！”

“谢先生您别急。光揍肯定不是办法，我们要找出孩子行为发生偏差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我想他总跟女生作对，是不是从小对女性产生过怨恨？”

我言下之意，是暗示谢先生要注意家庭婚姻生活对子女的影响。谢大款跟第三者的纠葛导致夫妻反目成仇闹得纷纷扬扬的事，我早已略有所闻。我怀疑谢小强是把对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的怨恨全都发泄到女同学身上。

“哼，什么怨恨，八成是脑子有病！”谢先生愤愤地说。

我愕然。何以谢先生如此震怒？是我的话激怒了他？我只得说：

“对不起，我也只是随便猜测而已，请原谅。其实我也是为您的儿子好，想找出一个好的教育方法，来帮您的儿子纠正行为上的偏差……”

“哼！我的儿子？我才没有这样的儿子呢！”

我再次愕然了。这个什么家长，仗着自己有钱搞婚外情也还罢了，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都翻脸不认了呢？

“谢先生，你冷静些，父子毕竟是父子。光发火，说气话也于事无补……”我劝道。

“嗨，老师，你不知道……我跟你实说了吧！”

谢先生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中抽出一张十元钱的钞票递给我，说：“你把这十元退回给那坏小子吧——我哪里是那坏小子的父亲，我只不过是在街上做载客生意的摩托佬，是那坏小子用十元钱雇我来做他爸爸的！这坏小子，原来我的侄女就是给他害得脑震荡的，看我不找他家长要医药费去！”

啊？！

……

打 劫

我攥紧了手中的那把刀。

热血如电流，一下漫遍全身。这回，非得冒险不可了！

瞧前面那家伙，块头大得动起手来两个我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而我身边这个瘦马骝，身上藏的说不定是真家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回豁出去了！

“打劫！”我大吼一声，“全都坐定了不准动，聪明的就乖乖地交出钱来！看谁不要命的你站出来试试，我的同伙就在你们身边！敢作反的就留下脑壳！”

我嗓子都喊哑了，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刀，凶神恶煞般。

人们吓得变了脸色。

“快点，掏钱！慢丁点的别怪我不客气！”我再吼。

乘客纷纷拿出钱来。我急急地一把扯过来，抓在手上。

大块头一脸错愕，正想站起来，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拿刀架在他脖子上：“要钱还是要命？”

“老兄误会误会——我跟你是同行。照规矩，这单生意我让你。”大块头拿手推开我的刀，站起，打一个眼色，瘦马骝站起，另两人站起，四人鱼贯而出，招呼司机停车，下车去了。

“快开车！”我朝司机大喊。

“呼——”等车开出，我才松了一口气。哗，真是好刺激，吓死人了！

“各位受惊了！”我笑意盈盈地说，“对不起了各位，刚才我是用计赶跑了劫匪，大家不用怕，我不是车匪路霸，叻，我这就把大家的钱退回给你们。”

但车上乘客个个都一动不动，木木呆呆地，望着我不作声。我低头一看，噢，我还拿着那把明晃晃的刀呢！

“这把刀嘛，是我帮老爹新买的杀猪刀，想不到今天倒派上用场了！哈哈！”

没有人笑。人们仍是惊魂未定的样子，车厢里气氛紧张。

“不多说了，物归原主，都把自己的钱拿回去吧！”

没有人动。有人左右望了望，大概是看看有没有我的“同伙”？

我尴尬地笑。我拿钱包给一个小伙子辨认是否他的，他竟然一阵迟疑，才慢慢伸手过来拿。乘客半信半疑地拿回自己的钱，个个都默不作声。

奇怪，我手头上竟然还有一叠钱无人认领！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胖商人的，但他拼命摇头否认！

车驶出没多久，胖商招呼司机停车，急急地跳下车去了。我从车窗里看到，胖商紧紧捂着自己的腰包……

“有没哪位先生身上带了手机的，请借我用一下，报警。”

没人作答。

车厢寂然。

车一到站，乘客鱼贯而出，匆匆如鸟兽散状。

我索然。咳，这“劫”打得，没劲！

车 厢

车厢里。

好挤。想起一幅漫画：一辆 BUS 被挤成大肚佛，颤巍巍地爬行。

又想起一个妙比——人们挤得连根针也插不进去了！

“藕线（神经病）！想揩油呀！”女高音。

“藕筋（神经病）！你有很多油给人揩吗？”男尖音。

什么时候广东人学得这么好吵好骂了？——那边骂声又起。“……”

“……”（引内为不堪耳目者，略）

“你就在我身边，不是你偷是谁？”

——嗯，逻辑不严密。

“你身边这么多人，怎见得就是我偷？”

——唔，并不理直气壮，做贼心虚？

程咬金杀出：“刚才我亲眼见你的手缩回去，还想抵赖？！”

啊，不是程咬金，是雷锋复活！车厢内总算有一丝风。

“我们出去说，出去说！”

“出就出，怕你？”

三人下了车。

两人又挤进车厢。

“×！真是他偷了，八百块哪！”

“拿回来了吗？”

“拿回来了，人证物证俱在，他还想抵赖！”

“不过怕他还有同伙，我还是大事化小了。”

“我先塞给他三几十块钱，我说，伙计，拿着，就当我请你饮早茶啦！”

“咳，算是破财挡灾吧，哈哈！”

“扔出去几十块，拿回来八百块，值！”

“当然值啦——哦，这位老兄，多谢你拔刀相助，我也‘识做’的。”

“给，这三十块钱你拿着！”

活雷锋微笑，不接。——别让铜臭玷污了活雷锋！

“别嫌少嘛！再多给你两张，拿着，就算给我面子！”

“活雷锋”笑，伸长手接过五十块钱，放进腰包。

车厢寂然。

我出了一身汗。唉，车坏了还怎的，怎么还不走！